

生活故事

# 我玩“微信”

■方鸿儒文

“我玩‘微信’了”，此一信息的发布颇有点像老顽童的自嘲，却亦得到多位失联已久好友们的验证、点赞：“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聊天了——哦耶！”

曾写过《不玩微信》，因嫌其“交流过频”，“信息过滥”云云，故而宁可离群索居，被朋友们OUT，也不玩“微信”——自在之人自取“清静”度日。

在聚会时，朋友们亦曾善言规劝，望笔者与时俱进，换机入圈，但笔者不为所动，以为人皆好之玩物未必适合我——不玩微信，每日上网，照

样足不出户，亦了然天下事矣。

自以为生来不好随波逐流，素来奉行特立独行，殊不知“人算不如天算”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让你不玩“微信”亦得玩！倘你仍固执己见不玩“微信”，与朋友失联事小，寸步难行则事大。

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于是注册“微信”，于久已沉寂的“通讯录”中精选“微友”——校友、文友、荒友、教友，逐个点开，依次添加，开始聊天，友情得以再续。

于是便在今年暑假带孙女顺利登顶东方明珠，乘坐游轮浦江赏

景，手机预约，微信支付，扫码点菜，制作彩频，发于亲朋好友分享，大获点赞！

于是桑榆晚景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闲趣雅乐：分享微友们的佳帖，聊发点评；与妻各持手机，切磋智能技艺；回味人生，制作老照片写真相册，留存人生记忆。

于是在智能领域有了长进，在电脑上下载“微信”，将曾经储存的拙稿、照片、文集，“微信打印”，便捷而清晰——有“微信”真好！

“微信”确是个好玩物，但亦须玩得干净、纯净、清静，玩物不丧志、不伤身。于是笔者便自我拟定数条“清规戒律”。

“老友之交贵乎淡”，友情须保持适度间距。“微信”发帖须看对象，看内容，宜少而精，戒多而杂。

“知人知面难知心”，唯与深知老友单聊，绝不入圈群聊，以免徒生罅隙。当然更不添加从未谋面的网友为“好友”，以免无事生非。

天上不会掉馅饼，红包、提现、充值，一律不信，立时删除。唯有拒绝诱惑，才能规避风险。

微信世界，鱼龙混杂，热播帖子满天飞，真相与谣传共一屏，须辨真识伪，去糟存精，方得既观天下风云，又不失明于信息误导。

不玩游戏不追剧，不玩小视频小程序。控机在人，取舍在我。

年逾古稀，余生有限，杂玩仍多：上网浏览，读书写作，炒股理财，不一而足。故而，我玩“微信”，只在有限时间里匀出睡前半小时读帖、回复、点赞，和微友们道一声“晚安”便“关机”，是为自勉矣。

意犹未尽

# 陷于困顿

■周彭庚文

买菜回家，经过药店门前，看到一群人正围拢在一个坐在台阶上的中年男人跟前，而他正大声嚷嚷着：“我不是要饭的，哼，把我当成要饭的，哼！”

一连几个“哼”，好像还没吐尽他心中的愤懑和受到的冤屈，他又拿手指着自己的鼻尖，略降低了点声度：“你们看看，我像个要饭的吗？”

确实，他一点儿都不像个“要饭的”。上身的西装虽显旧色，但称身合体，两粒纽扣扣得严丝合缝；下身的裤子，浆洗得清清爽爽，还留有半截折痕；脚上套着的运动鞋，足有九成新。而且，头发虽已稀疏，但打理整齐，稍有光泽，似乎抹过油；尤其是脸上，干干净净，没有半点污痕斑迹。穿戴打扮如此整洁的乞丐，确不多见，况且，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。这个年龄的上海爷叔，除非特殊情况，都有退休金，是不可能沦落到漂泊街头的境地的。而且，他身边还蹲着一条狗，足以证实他不会是个流浪汉。这狗体型颇大，浑身滚瓜溜圆；一双肥厚的大耳朵，软软下垂着，耷拉在脸颊两边，长毛飘飘，毛色油亮，呼为“金毛”，名副其实。狗的身下，还垫着一条薄薄的毯子。它时而昂昂头，打打滚，时而匍匐在地，伸展腰肢，时而抬头看看主人，时而低低“呜呜”几声，挺悠闲自在的，绝对是条受到主人宠爱的养尊处优之狗。狗尚如此“尊贵”，人不是会更优渥吗？把他看成“要饭的”，确有不妥，难怪他要肝火上升，怨气难忍了。

不过，刚才给他5元钱想帮他解决困难的阿姨，也没眼拙。药房两侧，菜店、点心店、熟食店、水果店、水产店、海鲜店一字排开，还有一间超市，是附近居民每天早晨必到之所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唯有药房门前，稍显冷清，也算是闹中取静。人流不断，旁边无货物可浏览，若有“要饭的”停驻于此，倒更易引人注意，施舍的人必定不少。而中年人带着一条狗枯坐台阶，面前还放着一只碗，一瓶水，两个装着杂物的小包，若非陷于困顿之人，是不会有此举动的。阿姨给他5元钱，完全出于善意，绝非是羞辱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中年人怨、气、愤，实在是想多了。幸好，给钱的阿姨已经走远，没听到中年人的怨言，否则，老阿姨不也要怨火中烧？回一句“本为善心施，怎知烦恼招”，岂不招来更大的怨、恼？

想来想去，我认为，倒是中年男人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。

每个人做事，都该在合适的时间，合适的地点做合适的事，一言一行要与环境相适应。遛狗到遛狗的地方去，休息到休息的地方去，买菜到买菜的地方去，锻炼到锻炼的地方去，就极少会有人误解你的行为了。若你提供错误的信息，却要求别人不能误解你，这就有点儿强人所难了。真是：莫怪他人认错人，先怨自己太随意。择时择地择事做，无怨无悔无气生；逾情逾理逾公序，伤人伤己伤良俗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世相百态

# 买小菜

■侯宝良文

“张阿姨您也去买小菜啊？当心点！依要啥菜还是我给依带点过来吧？”说话快人快语的邻居陆阿姨踏着晨露匆匆朝小区中心场地走去。大家晓得今天星期二去买小菜日脚。为方便小区居民买菜，每周逢双日菜贩会带来许多新鲜蔬果在此设摊。

本来是便民的好事，但买菜中总有不识相的人让人看了不舒坦。

此时中心场地上摊满了各色蔬菜、瓜果任人挑选，大家各取所需选择喜爱的商品，顺便相互打个招呼，也使本来陌生的邻居在这个买小菜平台热络起来了。菜贩一个人忙于过称收钱，疏于管理就让不自觉地钻空子了，陆阿姨实在看不过去旁若无人地把青菜剥到菜心、茭白剥得雪白，弄得菜皮垃圾满地狼藉的那位，好声劝说：“人家做生意辛苦，将心比心就适可而止吧。”

岂料那人非但不收斂还反唇相讥：“关你啥事体？”陆阿姨再想说句公道话，那人竟咄咄逼人。

这番无理引起周围看不惯者纷纷指责：“大家都像你，还有没有社会公德？菜场里能由你这么任意放肆、糟蹋的吗？”那位知道众怒难犯哑口无言了。突然想起什么了：“啊呀，我的小孙子跑哪儿啦？”只见她失魂落魄拨开人群赶紧去找自己的宝贝儿子了。

原来她正在“专心致志剥菜”时，小孙子可没耐心，溜去附近的儿童乐园去玩滑梯了，玩久了也不见奶奶来就哭了。正在一旁歇息的陆阿姨老公徐伯伯见了，过来哄孩子：“小弟弟，跟咱人一道来的？”孩子只顾哭而不答，徐伯伯想可能是买小菜人疏忽了，还是抱起孩子去那里问问看。

陆阿姨弯腰拣菜累了刚直起了身子，就看见老公抱了个小孩朝这里走来，听他扯着嗓子向人群里发问：“请看看这是谁家的小孩呀？”大伙一听小孩找来了，有人忍不住调侃那位自私者：“剥得起劲呀，差点把小孩都剥没了”。陆阿姨想想那人蛮横无理是蛮气人的，但丢失孩子肯定急坏了，就马上关照老公照顾好孩子，回头就循着那人离开的方向找她了。

当那人回到场上激动地从徐伯伯手里接过孩子时，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。徐伯伯把她拉到一边悄悄地开导她：“老耿啊，刚才的事情我都听邻居们说了，你怎么搞的？原先在单位里爱贪小便宜的陋习还不改改啊，难怪社会上有人要说‘坏人变老’呢！”老耿想不到在这里被老领导提醒，羞愧难言。



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 ■孙瑜

杨浦记忆

# 好大一棵“信号树”

■刘翔文

如今黄兴公园所在区域，原是一片广袤的农田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居住在中农新村、松花新村、长白新村等地的杨浦区老百姓到现在的长海医院求医问药，若乘坐公共汽车要绕上一个大圈子。为节省时间与车钱，不少人都选择直接从现在的佳木斯路、营口路附近的几条无名小路抄近路，步行去医院，这中间必定要穿过的那片农田，就是如今的黄兴公园。

少年时因父母忙于工作，我去长海医院经常是祖父领着去的。每次跟着祖父走过那片农田时，望着绿油油的蔬菜，聆听着不停鸣叫的蛙鸣声，都会特别兴奋。尤其是那迎风而舞的无数彩蝶，会让人忘情地迈开双腿追逐它们。追着，追着，一不留神就摔倒在农田里，把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

下的菜苗压坏了。祖父见状马上一边念叨“粒粒皆辛苦”，一边气急败坏地一把将我从我地上拎起来，然后扬起右手狠狠地朝我屁股挥去。最惨的是，好几次为了抓蝴蝶，走着，走着，原本跟在祖父后面的我，竟然与祖父走散了。好在有着农田附近那棵高耸入云的“信号树”指引，我总能独自顺利地找到长海医院。每当走到树下，我便知道目的地就到了。

这棵“信号树”就是如今安波路边上流纱浜120号甲的那棵参天大树，这是一棵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银杏树。苍老的树干、遒劲的树枝、斑驳的树皮，这棵古银杏树，历经沧桑，始终默默地屹立在农田边上。

早年古树的西北角上是一座有着完整殿堂、厢房的土地庙。听祖父说，这座庙宇历史悠久，民国时期香火很旺。我曾经多次混

在烧香的人群里溜进去玩耍过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土地庙被改成了一所简易农村小学。每每路经此地，望着正襟危坐在殿堂里，捧着课本摇头晃脑高声朗读古文的小学生，便觉得这种仪式感很强的场景很像是在私塾读书，羡慕之情油然而生，好希望能混入其中，随着这些小学生一起“之乎者也”。

2002年12月，经上海市政府确认，市绿化管理局将这棵编号为0110的古树列入了一级保护。日前，我特意前往安波路“探望”了这棵古银杏树。在树干前见到了竖立着的一块古树名木保护牌，由于不断有人在古树下烧香拜佛，浓浓烟火严重威胁古树安全，有关部门只得用粗壮的铁栏杆将古树圈围起来。呆站在这棵古银杏树下，联想起不远处的黄兴公园，不禁感叹，这棵信号树可算历史变迁和城市发展的“见证者”，是有着鲜活生命力的文物。